

黄河 故道人

王安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黄河故道人

王安忆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故道人/王安忆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02-013824-1

I. ①黄…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179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杜玉花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封面绘画 林 田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8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824-1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1	第一章
11	第二章
28	第三章
43	第四章
53	第五章
62	第六章
72	第七章
84	第八章
91	第九章
106	第十章
120	第十一章
131	第十二章
138	第十三章
152	第十四章
161	第十五章
177	第十六章

189	第十七章
198	第十八章
212	第十九章
227	第二十章
235	第二十一章
247	第二十二章
256	第二十三章
267	第二十四章
276	第二十五章
292	第二十六章
296	第二十七章
308	第二十八章
318	尾 声

第一章

夕阳很灿烂，河水染得金红。金红的水从他墨墨黑的臂膀上滑下来，又滑上去。厚重的水覆盖着他细小的身躯，又被他细小的身躯穿破。他游得不快也不慢，却从容。

“三林，上来了！”四淇叫着。他赤条条地穿着一条湿淋淋的裤头，拖着一个树墩，树墩上放着他俩的衣裳、鞋子。他向着夕阳跑，裤头上的水珠滴下来，金珠似的。

三林不回答，不紧不慢地向前游。游到了桥洞。

桥上摆着西瓜摊，鲜红红的一瓢一瓢，破了边的蒲扇赶着蝇子。西瓜浓郁的香味搅和着桥下河水的腥味。架子车，自行车，叮叮当当地挤着。

三林游过了桥洞。

四淇走不动，车子过不完。好容易过去了，回头一看，树墩上的鞋少了一只，又回过头去找鞋。

“三林，上来了！”四淇喊。

太阳落在河边一片屋脊下了，河水变黑了，黑黝黝的河水与他墨墨黑的身躯融为了一团。

他抬起眼睛，沿着小提琴的四根弦望过去：小提琴，小提琴，

小提琴；中间横着中提琴，中提琴；然后，对面是大提琴，大提琴，倍大提琴，定音鼓。再从定音鼓往回看过来：长号，小号，圆号，长笛，双簧管，黑管，大管。合唱队穿着深色的演出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所有的演员都上了，包括舞蹈队的。指挥抬起了胳膊，指挥棒轻轻地，然而庄严地划了下去——定音鼓起来了，男声女声哼鸣，弦乐颤弓，圆号长音。一个女高音陡然而起……他背上骤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女声吟唱着总理的恩德。

他看见第一排一个老太太在流泪。

演员前所未有的认真，动了感情。很多人哭了，晶莹的泪珠在灯光下闪烁。

乐队前所未有的认真，音很准。长号没有破一个音，小号的高音上去了。

他被感动了。

男高音，女高音，男低音，女低音，忠实而勤恳地唱着自己的声部。声部搭成了一座宏大的建筑，那声部与声部之间的神秘的空隙，充斥着无声的气流。这气流无声地撑起了横梁立柱，使之坚实而稳固。

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他的那份谱子上，声部是像做填空那样填起来的。

定音鼓渐强而又渐弱，女高音融入一片哼鸣之中。天地间充满了宏大的悲哀。这是大的悲哀，而不是像他的一般凄恻哀怨。他深知自己是不及的了。

大幕落下，灯暗了。

他从身上扒下演出服，他把演出服直接套在身上了。

“我来帮你叠。”郑瑛瑛夺他的演出服。

他让开了：“我自己来。”

“我说，还是你写的曲子好听。”郑瑛瑛倚在服装箱上嗑着瓜子，瓜子皮就吐在地上。

“哪能。”他说。他说的是真心话，可听起来总有些像赌气。

“真的。”郑瑛瑛吐出一片瓜子皮，认真地说。

他不再理会她，低头叠好衣服，交给郑瑛瑛。她嘴里在哼着一个什么调子，怪熟悉的。当他走出后台，才想起，她哼的正是自己那个被枪毙了的曲子，脸上不禁一阵燥热。

舞台上正在卸平台，纱幕落在了地上，几个舞蹈队的女孩子在拆着别上去的金字：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他宽慰地想：就算没有枪毙，也不过这么演一场就算了，没多大意思的。是啊！他把这句话想了两遍，却并没有宽慰起来，甚至更加沮丧了。

走出剧场，他去自行车棚推车子。几个合唱队的在他前面推着车子走，他放慢了脚步，与他们拉开距离。不料，后面又上来几位合唱队的，他便不好太慢了。最后，他还是上了车，飞快地追过前边一伙人，扬起右手说了声：“喂，不下了！”溜了过去，骑进散场的观众群中。留下他们在后边推着车走。

他慢慢地的人群中崎岖地穿行，到了路口，一蹬车子，下了淮海路，骑上一条小路。

到了奎河。他顺着奎河，向西去。

奎河两岸是鳞次栉比的院落，灰色的瓦楞在月光下发着挺新鲜的蓝光。墙剥落了，露出砌得结实的青砖。秃秃的枝杈升过屋檐，在深蓝的天幕上画了一张篱笆。这里几乎集中了这城里最老的也是当年最殷实的人家。

奎河的水浑得发稠，流不动了，停着，结了一层膜似的，在月

光下发出油亮的微光。

他在一扇破木板门前下了车，门是虚掩着的。他推开门，月光照在院子中间的碎砖地上，每一块碎砖的边缘都像是用墨笔勾勒出来似的清晰。树枝的影子在砖地上轻描淡写了几画。

“吕老师。”他推门进去。

吕老师只穿了一件破绒衣，脑袋上却冉冉地冒着热气。他鼓捣着一个铁铸的架子，只来得及“嗯”了一声。

他在角落里的床边上坐下了。一张单人床，沿着墙放了一排书，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书上放着一长片硬纸板，纸板上用黑白颜色画出钢琴琴键的样子。

他坐在床上，看着吕老师，过了一会儿问：“什么时候能做成？”

“三年。”他抬起眼睛回答道，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光芒。

“哦，三年。”他吸了一口气，不再说话。

“杨森，你也该做一个的。”他热情地说道。

“是啊。”他伸手拿过那张硬纸板，放在膝盖上，手指在上面按着琶音。

“搞音乐没有钢琴怎么行呢？”

他按着琶音，说：“吕老师，我的曲子被枪毙了。”

“演奏效果不好？”

“没有演奏。”

“没演奏怎么知道效果不好？”

“合唱队不愿唱。正好，老田从省歌带回来一个曲子，就唱那个了。”

吕老师坐直身子，抬起头望着正前方，愤慨地说：“这是偏见，偏见！”

“不能这么说。”他说的是真心话，可听起来又像赌气，也不知怎么搞的。

吕老师丢下活儿，站起来，在乱糟糟的桌子上找着一支烟，吸了起来：“自己学音乐真是难啊！不仅是学习本身难，更难的是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

“自己学，怕真不行。”他说。

“自己学，很难，很难。”他在房间里来回踱着。

“有许多技术上的问题，自己学，不行。”他说。

“只要是真有天分，无论多难也是埋没不了的！”他越加激昂起来。

“我怕没有什么天分哩。”他苦笑道。

东屋里有孩子夜哭，然后，有人拍打着，口齿不清地啜嚅着什么。孩子不哭了。

“我们这一辈子是没指望了，不过我要我闺女搞音乐。我这个琴就是为她做的。”吕老师站定了，脸上掠过一道温柔的微笑。

“能做成吗？”他依然有些怀疑。

“为什么不能？”他反问道。然后便一一地解说起每一道工序，每一道技术，讲了许久。

“据说，最难的是调音。”等他说完之后，杨森说道。

他做了个不屑的手势。

他走了。月光移到了屋顶上，灰瓦照白了一大片。

奎河的水，静得可以。

他沿着奎河骑。

回到家，院门已经插上了，门栓的旁边有个洞，正可以伸进两个手指。他伸进手指，把门栓一点一点挪开了。

各家搭的锅屋把院子隔得三重九进，他拐了几个弯，来到自家

门前。

东屋、西屋都睡了。他轻手轻脚地舀了一盆水洗脸，就着洗脸水洗脚，然后开门泼水。他懒得走远，就泼在院子当央了。一盆水哗啦啦地泼在石板地上，渗进石板缝里，干了。

他在当门的床上躺下，月光从门上方的玻璃窗里透进来，正好照在他脸上，他合上眼。却听见西屋有动静。二林下了床，趿拉着鞋，走出来了：

“回来了？”

“还没睡？”他睁开眼，看着二林向他走来，在他床沿上坐下，正好坐进那一方明晃晃的月光。

“演完了？”二林问。

“演完了。”他回答。

二林坐在床沿，两只手抱着一只膝盖，头垂在膝盖上。

三林躺在床上，头枕在两条胳膊上，眼睛望着纸糊的顶棚，破了一块，吊下几丝蜘蛛网。

“三林。”

“嗯。”

“你有钱吗？”二林说。

“有。”三林从脑袋下抽出胳膊，扯过盖在被上的棉袄，上上下下地摸着口袋，摸出一张五块的，摸出一张两块的，摸出两张一块的，还有一把毛票。他全抓在二林面前，“给你。”

二林看都没看一眼，丧气地说：“我知道你也没钱，有问不回的，白问问。”

“你要多少？”三林坐了起来。

“我想买一只大立柜。”

“那，我也没钱了。”三林也丧气了。

“我是白问问的。咱俩都才抽上来不到三年，挣几个工资不够吃饭的，哪有钱哪！”

“二哥，你要大立柜干啥？那玩意儿不买也罢了，俗气！”三林劝他。

“我不能太屈了妮妮。”

“她看中的是你的人，又不是大立柜。”

“大立柜咋啦？大立柜能盛东西，盛得多！”二林有点生气，声音放高了。

三林也有点火：“大哥结婚就没要大立柜。”

“他不要是他，我要是我。”

“我是怕你东西要多了，人就没了。”

“怨不得咱们家，就是人多东西少。”二林冷笑。

“你别阴，咱家的人就是比别人活得有人格。”

“咱家人都比人活得累！”二林又冷笑。

三林恼了，伸出脚一下子把二林踹到床下去了。二林也恼了，爬起来，抓过三林的袄，蒙住他的头，按倒在床上，举起拳头就捶。三林两条腿直蹬，把床边上一只缺腿的放花的凳子蹬翻了。幸好上面只搁了一只铝锅，“乒零乓啷”响了一片。两人吓蒙了，二林不捶了，趴在三林身上，三林也不踢腾了。

“谁？”隔壁响起一个声音，带有几分蒙眬的睡意，却不失威严。

两人屏住气，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二林才从三林身上爬下来，扯开棉袄，看看三林还活着，便把棉袄扔在他脸上，回屋去了。

那方月光移到砖地上，砖地上散落着几张票子，分币闪闪发光，像星星似的。

三林气恨恨的，越想越觉着自己吃了亏，忍不住翻身而起，追到西屋。

西屋很黑，新挂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他伸手拉亮了灯。

日光灯闪了几下，亮了，照耀着刚刷过不久的墙，惨白惨白。一只五斗橱孤零零地靠着山墙，窗下是一张写字桌，写字桌旁是一个小竹子书架，一把椅子。一张大床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一。屋子不宽敞，墙壁却显得太空，越发惨白起来。墙上挂了一幅年历，一张没有裱过的画，画的是几朵牡丹，朱红颜色。却依然弥补不了那墙壁的空寥。二林坐在新床上的旧被窝里，脸衬着雪白的墙，又黄又瘦。

三林“啪”地把灯又拉灭了，气呼呼地说：“一个大立柜要多少？”

“一百三。”二林气呼呼地回答。

“还缺多少？”

“整一百。”

“缓我两天，后天给你。”三林说着要走，二林叫住了他：

“你上哪儿弄钱？”

“找十个弟们打会。”

二林不再说话。

三林也不说话，他想着：人倒是现成的，小军、少杨几个早就商议着，就等发工资了。不过，这钱他是要买书，买总谱，买东西送吕老师的，快过年了。

“其实，咱家有钱。”二林小声说。

“你咋知道？”三林抬起头看他。

“你算算，俺爸俺妈的工资加起来，再加上咱俩每月一人交二十，大林他们每月交三十五。你看看，咱吃啥了？穿啥了？买啥

了？咱家的存款少不了这个数。”二林举起几个手指头，看不清。

三林手痒痒的，又想揍架了。咬牙切齿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你算这个账干啥？”

“不干啥，白算算的。”二林往下一溜，钻进被窝，不再理他了。

三林一个人站在黑暗里，气鼓鼓的，不好发作，没有来由哩。站了一会儿，站得没趣了，退了出来，回到自己的床上。

月光移到墙根上，墙根摆了一溜咸菜坛子，寒碜得很。他扭过脸不去看它们。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院里有动静。对面四淇家的门开了，鞋底踩在石板上踏踏地响。哗啦啦一阵，一抱柴禾丢在了地上，四淇妈生火烙烙馍了。

他湿淋淋的上了岸，一条鱼似的一抖身子，水珠子洒了一地。他等着四淇跑上来，龇着白牙笑了。四淇哭丧着脸：

“天都黑了，俺不理你了。”

“不理就不理。”

四淇一下子哭了出来：“俺不理你了。”

“不理就不理。”

“俺不理你了。说不理，就不理！”四淇哭着，手里却还拖着绳子，绳子拴着树墩，树墩上是他俩的衣服。

三林龇着白牙乐了，夺过四淇的绳子，把四淇推倒在树墩上，背起绳，叫了一声：

“坐好了！”撒开脚丫子跑了起来。

四淇抱住他俩的衣裳，不哭了。

他拖着四淇向前跑去，跑得飞快。树墩子蹦跶着，险些儿把四

淇掀翻在地上。四淇抓住绳，咧开大嘴笑了。

他跑得更来劲了，一下子撞倒一个小孩。那小孩扛了一张网，正要下河沿逮鱼虫的，爬起来就翻了脸：

“你瞎眼了？”

“我没瞎，是你！”三林回嘴。

“你！”他说。

“你！”三林说。

“你！”四淇也说。

他继续往前跑，跑过桥，跑过打糖的老头，老头吆喝：“小孩，打糖玩！”

他们不理睬，向前跑。

第二章

月色很好，河水闪闪发光。河岸下，有人逮鱼虫，撒下一张小网。

他骑着车，沿着河岸走。河岸有柳树，每隔一二十米，柳树间便伸出一盏幽暗的路灯。路灯下有一个小小的人影，走出了路灯的照耀，走进了暗处，不见了。不一会儿，却又神奇地出现在下一盏路灯的照耀下。

他渐渐地骑近了，看清这是个女孩子，蒙着一条很大的白围巾，随随便便地蒙住头，再交叉甩在背后。她双手插在浅色蒙袄褂子的斜插袋里，不紧不慢向前走，重新走出光圈，融入黑暗。这一回，她没有完全消失，在黑暗中浅浅淡淡地隐现着。当她再一次出现时，他看见她围巾上面白绒绒的闪光。

他从她身边慢慢地骑过去。他看见她白围巾下面一片乌黑的刘海，刘海下有一双很大的眼睛，镇定地看着前方。眼睛下边，是口罩。

他慢慢地骑过去，把她丢在了身后，心里却有点空虚，好像丢了一件东西。他慢慢地掉转龙头，拐了弯，骑了回来。他面对面地从她身边擦过去了，他头都没转一下，却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睫毛上亮晶晶的，是口罩里呼气哈上来结成的霜。

他重新骑到她身后，放慢了速度，跟着。

她围巾裹着的是什么样的头发？短发，辫子，还是像他们那些舞蹈队的小妮儿那样，盘起来的头发？她口罩遮住的又是什么样的鼻子、嘴和下巴？那围巾和口罩保护着一个秘密，他觉着。

她走下河岸，河岸下是一个长长缓缓的坡，坡上有一条人踩出来的道，一直通向一扇大门，大门里竖着楼。他知道，这是电业局的宿舍。

她消失在大门里面了。

水，哗啦啦地轻响了一阵，小网从河里提起，罩着晶亮的月光。

“同志。”有人喊他，他吓了一跳。两个大城市模样的中年人，笑眯眯地看着他。

“嗯！”

“同志，请问这是什么河？”他们说着标准动听的普通话。

“这是废黄河。”他回答他们。

“三林，快来家，你家来客了！”

“你诳我。”

“不诳你，真是的！你老家河南来的，一个女的！”

“真是的吗？”

“真是的哩！”四淇急眼了，跺跺脚。

“你要诳我，四淇，你听着，我不饶你！”说完，他拔腿就往家跑，跑进窄窄的丁字巷。

“这孩子跑的，别摔了！”小慧爷爷推着糖葫芦的小车出来，喊他。

他还是跑，跑到院门口，才停下来，放下卷巴着的裤腿，撸撸